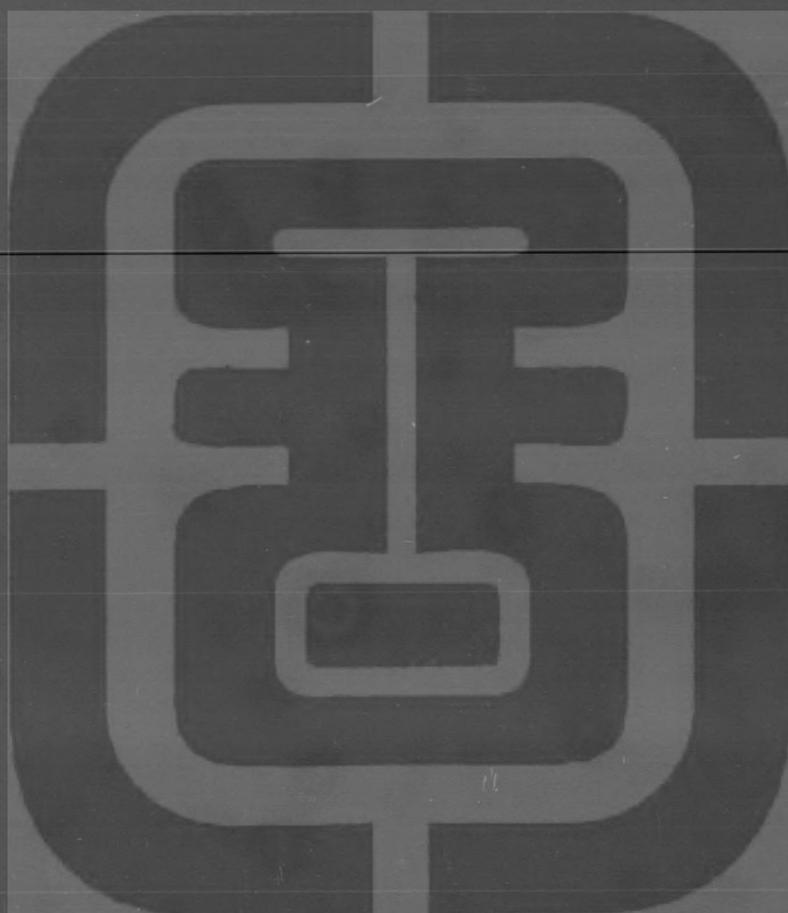


晉書



戰紀第十二

晉書一百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秦苻洪苻健苻生

苻雄王猛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

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

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

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

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

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

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
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
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
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
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
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
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
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
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
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

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
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
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
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
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
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
宴鳩洪將并其衆世才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

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畜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戕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

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
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
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
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
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
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
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
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
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
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
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
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
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
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
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
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
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
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
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

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貲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

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灊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与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

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
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
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筏於河
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
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
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疑猛獸
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
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長與溫戰為流
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
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

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
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偽謚明皇帝廟
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
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插洪曰汝為爾
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眊而
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

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
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
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
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甚既死健以讖言三
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為皇太
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符
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
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
將強懷身桓溫戰沒其子迄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

游懷妻樊氏於道下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
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
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
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
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身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
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
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
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
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

晉書卷之三
七
詔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
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
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
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
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
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太
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
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叅軍闔戶梁
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
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

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王
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
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
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
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
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
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
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
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
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面

北面二趙蓋神笑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
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
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
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
通好旋見寇讎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
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
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
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
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
以二趙相况也瓘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

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
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
道必隆世慨微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
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
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
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挾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
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
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挾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籍陸海之饒勁
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

予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
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
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
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
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羨為秦之西藩確曰然秦
之德美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
負阻江山道泮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
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
確曰秦挾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
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巨者則大司馬武都

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
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
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者
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
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
祿程肱牛夷博聞識探贖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
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
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
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
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

祕書監王颺著作卽梁譙驍勇多摧略攻必取戰必
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
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
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
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
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
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
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而之
權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
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
之義實在君公權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
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
儁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
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王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
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
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
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
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
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
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

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剝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

百姓棄織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雷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

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
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群臣奏
請禳灾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
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
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
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
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
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迺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
并藥分多少迺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
其目鑿迺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

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
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姚襄遣姚闡王欽盧等招動
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
進拔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
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
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
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
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
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
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

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襪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禰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焉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

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首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害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与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

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

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并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

血曰天不欲吾之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
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面
緯符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符氏應王
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難
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
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於
朝見之際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
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
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取數
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載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漢書卷十二

晉書卷十三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符堅上

符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初洪從石季龍徙
 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
 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
 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
 王咸陽辟垂過膝目有紫光洪竒而愛之名曰堅頭
 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
 舉措取與不失机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

萬曆三年

晉書卷十三

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恠之統曰非尔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立目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

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群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

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疑衍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兕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

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耗武賁中郎將加廣
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
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
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
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
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
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
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
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可所過田租之半是
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

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
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
世氏豪也有大勲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
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
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
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
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
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
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
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

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土
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
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諸氏紛紛競陳猛短堅恚甚悞
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
馭英豪神武卓犖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悞易之
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
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
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
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
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
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
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
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
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
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
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
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
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
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
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

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
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
中為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薦學
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
辰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
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
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
事與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
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
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奔于率眾數萬
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與
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
見其弱夫方當闕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
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
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
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
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
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天
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

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感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庶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歲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大學

黜陟幽明躬親災厲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率眾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

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眾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等率中以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

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眾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巴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巴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眾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羗歛岐叛堅自稱益州

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
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羗討歛岐于略
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
尅之天錫將掌捩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患遣兄子
純謝罪於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歛岐奔白馬
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羗
追歛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袍
罕及天錫將楊通戰于袍罕東猛不利邵羗擒歛岐
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
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

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
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
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陝
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
蓄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
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羗攻蒲坂楊
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
衛王鑿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雄
左禁賓衛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
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

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羗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鑿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羗與王鑿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遣

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

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滅於
榮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鎮金墉猛
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
將率步騎六萬伐暕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
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州此捷濟之
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
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
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
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策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
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勅有

司部置鮮卑之所駭夫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
攻壺關執暕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
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
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
入晉陽執暕并州刺史慕容莊暕遣其大傅慕容評
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
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
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
重火見鄴中暕思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
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未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

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金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笑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

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
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
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堅郭慶窮追餘
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
堅散曄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
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異州牧鎮鄴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
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
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群臣赦慕容曄及其

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
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
束修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
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
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
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
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
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
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為
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

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一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

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捕蒲堅大悅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滄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

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
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
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
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
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境
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
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
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
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
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
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
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
于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
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
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
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
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
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
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
發三至灞上其父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

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
闈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
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
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
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
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
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
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
䟽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
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
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
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
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
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
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
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
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
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
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
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穰災苟求

諸巴何懼外患焉言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讓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印祚夜郎等

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于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每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羗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羗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

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觀為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及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闕賀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闕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揚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

國子監刊一
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
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
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
錫憊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
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
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
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
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
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
將征天錫堅爲其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

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
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捷又遣後將軍俱騏与
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与洛會
于涉翼捷庭翼捷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
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
有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
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
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
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
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

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谷又問
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名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
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
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堅以關中
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
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
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
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
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
書令符丕率司馬慕容文昭符纂出師七萬寇襄陽使楊
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
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疆弩
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河北
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不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
游馬以渡序大恩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
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
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為序
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交州刺史彭超遣使上
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
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

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陸江
郤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
州刺史常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
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
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
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太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
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
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
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
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

四百餘人是時符丕又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
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
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
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常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
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
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
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
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佞攻以傷將士之命
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思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
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

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不於是役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不尋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經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

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趣留城超引軍赴之賊遂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襲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瑛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

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眾二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送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

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今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

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
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曰攘袂大言曰孤計決
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
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
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
國並不從洛思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
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回而執
之進拔冀州總關東之衆以謁秦雍可使百姓不覺
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謁
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

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未
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
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
者位為上封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
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
州兵三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
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迺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
苻重亦盡剡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衝等
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
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與百餘人堅救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
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
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群臣于東堂議曰
我族類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巘武都汧雍十五
萬力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
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
是分四帥子弟二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
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
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
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
鮮卑中即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即將
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譙為安遠將軍幽
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袍罕
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即將鎮晉
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
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
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
之食以粟及此而死箴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
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墮命秦庭
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

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
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
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
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
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掾之不琢鄙瓊室而不
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
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
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
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
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
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燔
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
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
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
觀之見其事慚怒及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
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
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
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
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淩水振
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

萬七千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載記卷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符堅下

王猛 符融 符朗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曰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仇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

三

晉書

一

不克貧餒所以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亮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事牛為田不聞為卿永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款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臣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取一銳意荆揚將謀令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王器初堅耶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雲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耶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

曰當有州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秦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二秦六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晷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頊之墟望名曰雞問記云此里應出奇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州付臣又土應之港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所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乎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

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
至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
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
自天子二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崇宮布列依五
隸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
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
祿大夫幽州總廣萊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
節為使者發青真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為使持節
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
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三
郡太守密授規模命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
車師前部王弥寘部善呈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
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
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
一朝以為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
導堅於是以前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
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
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
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

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
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
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
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
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
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
之畧計兵秣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
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
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
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觀啓額軍
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
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
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
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
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
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
今晉和矣未可齒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

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日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曰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

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

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造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頤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

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
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
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
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
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
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
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
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
桑梓止為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
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

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
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
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曰此而諫符
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
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
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
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
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
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
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

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
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
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
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
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
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
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
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
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後容謂群臣曰軒轅
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
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
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
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
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
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
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
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
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兄
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畜也但
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

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
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
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
下氣瀉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
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
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
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
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
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
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

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
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
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
盈朝而令其偷覓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
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
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
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
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
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羣皇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
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

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數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虞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特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

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符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成陽蜀漢之軍順

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

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按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守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帥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

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回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

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鄆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

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末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扼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臨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歡弗從，戰于華澤，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

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名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于紀僭亂垂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曰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後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恠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非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晝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薛游騎二千斷其奔路

右軍徐成左軍審衡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
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枹頰
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
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眾敗其軍
于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眾危思人有渴
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
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
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
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
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

緒守楊渠川大營眾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
之為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
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
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眾來赴難
堅聞慕容沖去兵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
方成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
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
牛為羣福竿為旛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于
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

姜宇為前將軍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灃上為冲
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拔阿房城初堅之滅燕
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
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
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
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
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
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
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
河南太守高茂先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
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
山轉戰而免玄進拔彭城時吕光討平西域三十六
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
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
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
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拔鄆城慕容冲
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
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
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

袍一領遺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大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釁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之干常山固安侯苻鑿中山太守王亮于中山以為已援垂遣張崇要與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辭察司馬揚膺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後會普遣濟北太守丁匡拋碣礮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蔡據距之為三師所敗襄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使弟就與參軍焦遠請赦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遠赴國難須宣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隔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

與參軍姜讓密謂曰：虜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迹寇仇，三軍若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言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宜濟為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達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微。

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鑿鑿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眾，謀伏兵請堅回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令使侯外鎮，聽舊人悉

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
妹別妹為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
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晡父
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
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
師達固陳不款誠無貳并宣揚膺之意乃遣劉牢之
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
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稱尊號于阿房改
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
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
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
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
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冲又遣其尚
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
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
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
請乘勝入城堅懼為冲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
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揚膺
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

桓不進苻暉屢為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
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
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為統主相
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
騎五千與冲爭麥戰于驪山為冲所敗池死之石子
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
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
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
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飢甚不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
之入屯北城慕容垂軍人無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率初
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

名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
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連勺令馮
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
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
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
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萇衆
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
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
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
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

五千口出城，葺園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即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為慚，故相率距葺，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闔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

庶明靈有照，禍福災返，善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衄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眾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翼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

妖刑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与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揚芝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道亨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

汝天其或者正訓子也於是遣衛將軍楊芝擊冲于城西為冲所禽堅弥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子嬰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夕氏戶於

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綏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岳緯符命，何所依擬。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

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長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辨。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

其國大辭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不
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畜
為業嘗貨畜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畜而云無直
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
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
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
拜也乃十倍償畜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
山也猛瓌姿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
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
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
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
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
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
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
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
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見公心
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

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
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
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
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
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
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
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
化爲先苻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
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

劇邑謹爲明君捕除凶獍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
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
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
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
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
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
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
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
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
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

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土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度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王威展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

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傳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謹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鄴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

水朕寵濬弱冠屬世事紛紛屬士之際顛覆厥德朕
奇鄉於暫見儼鄉為卧龍鄉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樂
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
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鄉輔政幾將二紀內釐
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彞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
上望鄉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鄉而誰遂不許其後
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
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
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
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畫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

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
庸捐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為虜輕秦昔東
野窮馭頽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
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類處之雖陛下私臣
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
之謗臣蒙覆書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
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
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
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
叙於是兵疆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監常從容謂

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田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將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
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
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
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弥高為朝野所屬堅僭
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
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屠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
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
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

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為堅
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
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
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
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
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
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
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
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既乃自沐枕枕而寢融

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刑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馭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叅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

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
功堅既有意荆楊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
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
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
可滅堅曰帝王厯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
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
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
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
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
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
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
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
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
之叛堅悼恨弥深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
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
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
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

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譙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許之嚙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嚙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飾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回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

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林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
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載記卷第十四

晉書一百一十四

